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九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編輯

周立勲勒卣參閱

王鑑川文集

疏

王崇古

陝西四鎮軍務事空疏

全陝軍務

竊思天下之勢、西北爲首、而夷虜之患、全陝爲最、歷攷古昔、或建都關中、或定鼎中原、率分天下之全力、



以事西北。竟未免夷狄猾夏之患。自我聖祖掃除胡元。蕩平宇內。我成祖三犁虜庭。定鼎燕京。外列九鎮。而陝西實當其四。當肯慮全陝兵民財力不足自守。分河南兵民之半。以協守陝邊。累朝歲發帑銀數十萬兩。歲開淮浙引鹽數十萬引。以供主客之餉。慮至遠也。國初承百戰之威靈。振垂盡之胡種。三邊晏然。四鎮安業。其兵力遡餉。在在充裕。以守可固。以戰多克。故九邊兵馬。全陝稱雄。至成化年間。虜酋火篩率衆西窺河套。而延綏耕牧之利失。至弘治正

德間。並以土魯番之變。而哈密之城陷。內有滿四劉
千斤之變。外有吉囊番夷之擾。頻年修邊增戍。每歲
防秋。防河。全陝之兵力。始疲于殫命矣。並以水旱地
震之災。抽軍買馬之累。河南班軍錢糧。十僅解五。以
致各邊兵馬之額。視國初。十僅六七。近邊各郡生計
蕭條。民賦視國初。歲逋大半。而驕虜種類日繁。河套
至不可容。近歲往往河西。侵犯延寧。零騎侵掠。月無
虛日。大舉聚犯。歲無寧秋。兵馬不能追逐。城堡不能
自固。其衰敗危急之狀。節該邊臣具實陳報。真可寒

心在甘寧尚可支持。在延綏彫殘已極。且地當河套之衝。絕無險阻之固。虜騎小入。則犯綏銀。大入。則侵延慶。東渡。則犯山西之興蘭。西窺。則至固原之安會。每據降報。諸酋垂涎涇原。謀併西番。攻困城堡。阻絕甘肅道路。狡計叵測。蓋自延綏挑選入衛兵馬四枝。寧固入衛兵馬四枝。每歲更番接換。每年撤去精兵。健馬二萬有餘。而各鎮愈不能自支矣。近歲延鎮累遭殘破。並固鎮寧夏腹心臂肢。俱累疲耗。此籌邊諸臣所共知共見。而人人能言之也。竟未能極力一拯。

救焉年復一年、議論雖多、竟成畫餅、徒責罪邊臣、去者甘心、而來者束手、亦何益於安攘大計耶、歷查先年因全陝多事、先皇軫念重地、博採廷議、起尚書楊某、王某先後爲總督、付以便安之權、言聽計行、凡所議請、必勅所司、如議給發、無或中阻、故二臣得宣九疆、場多所建設、至今尚藉餘烈、臣至愚極陋、其才識籌謀、不逮近世諸臣遠甚焉、望先臣經濟之略、而當此邊事大壞、積弱之後、以禦鴟張驕橫之虜、臣固自知莫勝也、然大馬之力未竟、葵藿之忠未輸、卽畏

憚而不敢言其負 聖恩而誤邊計死有餘辜且臣
撫夏三年仕陝十載凡三邊四鎮兵民之務誓竭赤
衷逐爲延訪頗有見聞除分所當爲力可自辦如選
將練兵修城繕堡製器設險除奸革弊申軍令戒貪
狡清邊餉訓有司遵照廷議節奉 欽依內事理逐
一通行各邊撫鎮內外各道務省虛文勉圖實効一
乃心力共濟時艱開具條約責以十事飭以十戒有
應會議題請者通候議報會請外謹將夙所經畫事
關軍國各鎮重計者敢陳固陋條爲十事及延鎮切

要者五、寧鎮利病者三、共十八事、冒昧陳請、內訓五條

計開

一請給撫臣旗牌以肅軍令、照得全陝四鎮、在延綏、寧夏、甘肅、各守一邊、陝西鎮城、兼防固靖、欽命都御史四員、巡撫各鎮地方、協同各鎮守總兵官調度官軍、督率各路叅遊協守等官、訓練兵馬、修繕邊城、督理糧餉、糾察奸弊、一應戰守機宜、俱聽撫鎮計議而行、仍聽總督軍門節制、原奉勅諭開載甚明、建設之初、原無統御標兵、故累朝未給旗牌、止容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二十一

察將領之勇怯。不預戰陣勝負之功罪。邇年邊方多事。罪坐撫臣。搃兵官所統正兵。調遣不時。防秋防冬。分布信地。相離撫臣隔遠。緩急不能會行。各巡撫標下選練標兵。各不等。多者千餘名。少者五七百名。每遇虜犯。督令衝鋒克戰。頗多奇功。原無設有統兵專官。每以閒住將官。權司中軍。臨陣或有退縮。平時或肆驕悍。雖嘗嚴刑責究。原未奉令。擅難以軍法從事。衆心滋玩。且副叅游協等官。各有欽降旗牌。得以軍法行于部伍。而巡撫重臣。因未請頒旗牌。反無威

令施於官軍、平時猶可苟延、卽今虜勢異常、軍威不振、廟堂之議、皆謂法令不行、官軍畏敵而不畏將、總兵之令不能行於偏裨、諸將之令不能行於部伍、釀成各鎮積弱之弊、旣經會議題奉 欽依、申嚴軍令、

誠可振肅軍紀、奮起怯懦、必須各鎮撫臣、頒賜旗牌、俾得會同總兵、提督軍務、凡遇戰陣、副叅游守等官、遇怯者先取死罪招繇、其各營中軍千把總等官、軍前得以軍法從事、標下官軍違令、立斬以徇、總兵官姑息玩愒、法令不行、聽撫臣糾正參治、且撫臣各以

憲職、平時當厲風裁、臨軍必審機略、進止緩急、戰守

奇正、使能調度有方、督察無爽、假以朝廷威令、將

撫臣節制過于鎮臣亦事勢相沿不能不變

士自當畏憚、不敢玩愒、自甘刑戮、視總兵之威令精

采必倍、歷查九邊各鎮、如山西宣大等鎮、節因諸臣

奏請、及近年江南用兵地方、撫臣俱蒙頒降旗牌、督

理軍務、所據延綏寧夏甘肅三邊及陝西撫臣、雖有

邊腹之分、均任兵馬戰守之責、似應通議、改撰勅

諭、各頒降旗牌、令其提督各鎮軍務、共濟時艱、庶軍

令昭肅、綱維不紊、衆志畏懼、而積弱之勢、可易精強

矣

一議設衝邊憲道以飭邊務照得延綏西路各營堡直抵花馬池接連寧夏後衛地方先年大邊未修皆胡馬出沒之場嘉靖初年前總督尚書王某建議修築花馬池大邊議設靈武兵備道專理邊備及花馬池大小二池鹽法四十年來固原近地寧夏中路歲免虜患後靈武道裁革二池鹽法數經更議弊端日甚當昔修邊自定邊暗門轉折而南接連石澇三山其舊安邊一帶諸堡孤懸邊外將不可守嘉靖二十

八年、該總督尚書王某、查照先任總督侍郎曾某、原議接修延綏西路邊牆、自定邊瓦楂梁起、沿邊至龍州城止、除節年已完外、尚遺鎮靖堡、獾窩山墩、迤東四十餘里未完、其已完諸堡、零寇阻絕、農戍永賴、又因節年虜繇工頭空處、及清平一帶無牆處所、直犯延慶深入爲患、相去延綏鎮城、隔遠三四百里、一肯策應不及、西路原設叅將一員、兵馬不敷戰守、節該督撫諸臣、建議添設副總兵一員、招募軍丁二千餘名、分守定邊西路、叅將專駐舊安邊、及將延安游擊

裁革改設中路叅將調戍鎮靖堡前歲瓦查梁失守致虜突入爲患又議添設清平游擊一員通計邊長五百餘里添設將官先後四員其修邊防秋招軍增餉邊務日繁經理覺察獨責靖邊一道管糧通判一員巡歷既不能周間被虜患阻隔率聽各將官因循專擅各分信地恣意推諉甚至科索扣剋法紀坐廢又新邊夾道內包田萬頃俱被豪強招集流亡占種收租罔利臣先任鄜州兵備備呈屯田陳御史行臣委官清丈每田一頃招軍一名納糧六石守邊供餉

及將延安綏德二衛隔在邊外。屯田照數撥補。近年以來。耕牧蕃盛。但流移雜處。堡寨全無。軍民止依窩審散居。難禦虜患。尚須專官經理。其寧夏東路自黃河以東。直至花馬池。後衛三百餘里。設有叅將協同兵馬。併小鹽池支掣鹽引。雖有通判一員分理錢糧鹽法。寧夏兵糧一道。遠在鎮城。無暇過河督察。間被通判把摠各官。黷利廢法。以致邊儲坐匱。私販盛行。鹽課歲逋。節經問革。莫救耗蠹。且花馬池定邊二營。居延寧二鎮適中交界。套虜出沒之衝。先年原議總

督部臣。每歲防秋。駐劄花馬池。調集各鎮客兵。擺守大邊。錢糧支用浩繁。請差戶部郎中一員。專管客餉。近年以來。歲計已定。總理既聽軍門。催辦分屬二鎮。靖邊寧夏該道。郎中止有招買鹽引七萬餘。專備客兵擺邊本色之支。中間部察遷徙不常。意見各異。致各倉場主客影射。奸詭虛出。各道既難究詰。部僚間被汙累。其二池之鹽。雖近年該戶部議允聽分守河西道參議移駐環縣專管。緣該道分管延慶二府。邊腹多事。有難常川駐彼。法雖徒嚴。事終遙制。以故鹽

利歲減、奸弊日增、所據花馬池東西定邊一帶、旣當
虜衝、內包榆林、賴子號屯田、及新補延綏二衛并夾
道招軍屯田數萬頃、又二池鹽利、總會新增、將官數
多、近雖添設鹽塲堡通判一員、止可分理鹽法、難以
經理邊事、必須議設憲司、整飭鹽屯邊備、糾察各營
官軍、奸冒欺隱、推諉之弊、督修各堡大邊城垣、安插
夾道內招住軍民、設築堡寨墩塘、清理奸豪霸占、修
舉二池鹽法、禁革官民弊蠹、協同戶部郎中、及靖邊
寧夏各道、招中客兵鹽引、果事有成績、則戶部之差、

即可省減軍門每年防秋可免調布按二司內道坐
誤職務定邊一帶邊備四時俱藉經理靖邊道庶得
專理舊安邊迤東柳樹澗永濟把都寧塞靖邊鎮靖
龍州清平威武懷遠一帶衝堡邊務不至遙制廢弛
伏乞勅下兵部會同吏部再加查議專設定邊兵備
鹽法道副使一員庶邊紀振肅邊備有賴鹽法屯田
均可清理矣、

一重邊選以飭保障照得全陝四鎮除西鳳漢三府
分治腹裏其延慶平臨鞏五府俱逼近邊境各府城

去邊不過二三百里、各屬州縣去邊遠者一二百里、近者百十里、至于延安之綏葭二州、神木府谷吳堡米脂保安安塞安定、俱接連邊堡、於虜爲鄰、與慶陽之環縣合水、平涼之固原靜寧鎮原隆德鞏昌之洮岷安會、臨洮之蘭河金縣各州縣、或土瘠民貧、丁逃賦逋、或土漢雜處、風俗頑悍、驕虜素所垂涎、地方久已殘敝、其各處原設帶衛府同知通判州同知州判縣丞等官、分駐各邊各路城堡、監收邊餉、職任尤重、必得精明廉幹之官、方可保安邊腹、軍民清朴出納

奸欺近年以來仕者憚邊遠之苦銓曹惜科第之木
多以貢行納粟充選或以改調及久任有司平常無
過者推陞甚至州縣正官經年未補監收府官累補
不赴所遺民事邊儲徃徃委署乏人職務漸廢且州
縣之官各有城池守禦之責徃歲山西石州之陷實
緣守者匪人坐致辱國戕民所據沿邊正官通應加
意銓補近該廷臣會議務要遴選克任邊方軍民庶
遂保安適當朝覲考察之後科貢揀選之年不堪者
必已考黜待用者庶不乏人伏乞 勅下吏部命所

司盡將陝西沿邊州縣缺官逐一查出勿拘養缺待補之例府佐各官或於存畱考語才守素優附近有司內推陞州縣及各佐貳於精壯科貢內銓補務俾一一選補通完勒限秋前赴任其以前避難觀望違限之官照例降黜庶沿邊城邑可恃防禦而各鎮邊儲可恃清理矣

一久任邊將以定將選照得陝西三邊延袤萬里四鎮總兵各司一鎮之安危副叅游協將領分守各路之疆域必須久任責成方免資緣規避近年以來地

方多事將選乏人失事革去者或多可用之材勇被
荐遷擢者未著可紀之功效地里兵將方稱相室被
罪被擢輒復委去繼任者或未必賢卽賢非土著而
地里未諳軍情未孚初至旣難展布遷去者或新任
未宐適遭虜患逞逞前功盡弃竟坐廢黜或一路一
年而遷黜二三或一鎮每歲而遷轉十數其送舊迎
新之費士馬奔走之勞公私煩費漸不可支中間東
人西任北產南遷或虛名無實或避難就易無益戰
守徒滋煩擾臣撫夏三年於凡年力可用才守俱優

者俱未嘗輕荐以遂遷擢。而誤事貪猾者。隨即論斥。免誤地方。中有一二歷任方新。幹濟方勤者。輒被別荐遷轉。間或代以匪人。重誤地方。殊非用將安邊之略。且諸將失事有輕重。歷任有淺深。必須參酌情法。稽叙年勞。以爲進黜。庶可儲材濟用。合無勅下兵部。今後各邊將領地方。縱有失事。查果才勇可用。操守無缺。或歷任尚淺。或槩管地方隔遠。或臨期別有調遣。情有可原者。雖經參問。量降職級。甚者革去祖職。充爲事官。令仍原任。聽撫素孚之兵。守經練之地。

立功自贖。免即令解任。俾遂脫去。得便私圖。若果策
無後効。併治之罪。其餘雖經論荐。歷任尚淺。原無奇
功。止騰虛譽者。無得一槩叙遷。以遂速化之私。俟在
任三年。果能保固疆場。防禦無失。或立有奇功。遷擢
大用。以酬勞績。其餘凡遇各邊員缺。仍須各查附近
地方。相應人員推補。免以遠鎮素不經練之官。推任
底各邊將領。各思畢志封疆。無敢擇地觀望。地方得
保障之益。免迎送之擾。而賣勇騰譽之輩。可無所售
其奸詭矣。

一請給入衛馬價以恤邊累照得陝西延寧固三鎮
每年入衛兵馬六枝延綏鎮官軍一萬二千餘員名
該正餘馬一萬二千餘匹寧夏固原二鎮各官軍三
千餘員名各該正餘馬三千七百餘匹每年各鎮留
兵一枝防冬榆林二枝回鎮歷查延寧固駐冬官軍
經年回鎮軍士死亡數百馬匹倒死多者二千二三
百匹少亦不下一千八九百匹榆鎮防秋二枝每年
倒死馬匹多至千餘匹總計每歲三鎮入衛官軍死
馬八九千匹每匹價銀十兩或十二兩計該馬價銀

十萬餘兩、每年各鎮地畝朋合及死馬椿銀徵納不
及其半、其給領茶馬、收趕達馬、先儘入衛、次發各營
每遇衛兵起程、榆鎮精兵健馬殆盡、寧固銀馬十去
六七、十五年來、計用馬價百五十萬、死亡官軍萬餘、
其陣亡損失不與焉、坐致三邊兵馬疲耗、戰守俱困、
虜患莫支、有繇然矣、臣前四十三年、奉命撫夏、查得
四十四年、入衛官軍、缺馬二千餘匹、該鎮馬價支用
全無、具實陳請、蒙 先皇勅下兵部議發、太僕寺馬
價銀二萬兩到鎮、節年臣立法追扣椿朋、催徵地畝

銀兩、並前馬價、樽節支買馬匹、及將收獲達馬立厰、孳牧、領給茶馬、挑選兌給、三年來、共給過該鎮奇兵、并新舊游兵、四年入衛馬匹、各不等、共八千餘匹、前銀支買已盡、臣已造冊奏繳訖、本鎮各兵、未敢擅動、京解銀買一馬、文案具存、臣自歲前十二月至原鎮、查得今春輪該東路游擊石玉營兵馬三月入衛、該營缺馬二千二百餘匹、除行苑馬寺查兌孳牧馬充、餘馬、及行太僕寺將該年陝西西安各衛朋合地畝、固原道查將追扣各營椿銀、分發各道、選買正馬聽

驗給發外、一時馬價不足、又將本鎮修邊銀借支數千兩、其延鎮官軍應補馬匹、計當增倍、該鎮凋殘已極、焉能每年當此重累耶、除各鎮各營戰守馬匹、聽臣督會各撫臣隨空處補外、其每年入衛倒死戰馬八九千匹、應用馬價十萬餘兩、若不議立給發之規、各鎮力不能支、愈將困憊、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定規、每年陝鎮入衛兵馬、道路紆遠、衝冒寒暑、畱駐經年、視他鎮爲獨苦、其倒死馬匹、除回營在途、仍令各鎮自行處補外、其在薊倒死之數、每於回軍之日、聽

酌鎮各道查明的數、或兌給寄養馬匹、或照數議發馬價、即聽領兵將官領回該鎮、交收官庫、聽撫臣照數收買馬匹、專聽入衛、尚餘不足之數、仍於各營俵兌、每年將買過馬匹、用過銀數、造冊奏繳、庶各鎮每年額徵樁朋地畝之銀、稍可自給、而入衛軍馬、可免權湊疲弱充數之罪矣。

一優恤入衛兵馬、以備戰守、照得各邊入衛兵馬、本以擁護神京、防守畿甸、在各邊官軍、雖奔走疲勞、公私煩費、分不敢辭、在薊鎮則代守要衝、共固疆場。

義當體恤。奈何近年以來。該鎮將領。不思訓練主兵。中多賣閒私昵。逞逞凌虐邊兵。視如奴隸。各分信地。日限工程。督發沿邊沿山。絕無棲址處所。糧餉之給。每日粗米一升。止得七八合。一月不足半月之用。其鹽菜柴薪。俱須自辦。馬匹草料。率隔遠工所。三五十里。倉場關支。一軍令牧十馬。背馱既難。又無槽鋤營房。山塲各有主守。不容踐踏。軍不見馬。將不見兵。風雨疲勞。疾病倒失。無可診濟。坐致官軍衣鞋破壞。弓矢損失。馬死軍逃。將官莫能自顧。盡將選發精銳。漸

至疲羸。緩急有警。何能衝戰。其分工各道。各逞技能。以工多爲上功。不恤邊戍之勞苦。查工委官。俱係襍流。百計科索。肆挾持之貪橫。臣撫夏三年。每遇起送入衛將領官旗。張筵給贐。有差。軍士量給煤炒預支。兩月糧銀充路費。釘造盔甲。買兌馬匹。臨行之日。會同總兵官送餞出郊。哭聲震野。慘不忍聞。比及回營。軍多憔悴。馬半瘡疲。兵仗損失。無馬者衣甲網載。徒步擔負。呻吟苦楚。目不忍見。甚至死者輿輓數百。狼籍郊外。妻子悲號。生歿可憫。臣每爲設祭存恤。以慰

死士而薊鎮將領乃凌詈領兵各官挾騙財物稍不遂私指以查工細打官旗間至死傷他鎮或分土工猶可幫築寧夏官軍連年分守渤海所一帶山高石峻天險可恃各道未否親歷相度率聽昌平總兵劉漢逞其驕詐貪刻之性肆爲斬山修磴之議逼令軍士自備鐵鑕錐錘日作石工斬伐林莽燒山烈石手足破裂備極苦楚以故每年該營馬死二千餘匹官軍死亡三四百名皆漢逼逐致然且各官軍每年放回卽布秋防近年遲至七月中方能抵鎮人馬彫殘

不堪守戰。各鎮坐困。近蒙廷議。照察前弊。通行禁革。衆可更生。伏乞 勅下兵部。嚴行該鎮督撫。通行各

道修工。

所見者更大各相度地形。如果山險可恃。道路難通。勿或

開鑿山石。

斬伐林莽。自壞藩籬。其

皇陵一帶。龍脉

鍾靈。關係甚重。尤不宜一槩妄行斬削。分工須稍寬期程。每軍牧馬。不過三匹。各官旗免令做工。人馬糧料。日支。務須及時。俾足食用。屯劄處所。務近城寨。水草。俾遂栖止。嚴禁各路將官。科歛凌虐之弊。嚴督領兵官。優恤訓練。養銳候戰。每年放班之期。查果信地。

無警。各鎮報到後班起程。卽將前班預放一月。俾遂徐行早歸。庶各邊入衛官軍咸思感恩報効。而每歲可免兵馬死亡之衆。各鎮不誤秋防緩急之用矣。

一請量畱延綏入衛兵馬。以固重鎮。照得延綏入衛兵馬共四枝。每年一枝常住防冬。二枝防秋暫回一枝在鎮聽征。又薊遼軍門選畱各營精銳官軍一千五百餘員名。充標兵。共計每年入衛官軍一萬五百餘員名。馬一萬二千餘匹。每年三月儘發防秋二枝赴薊。各營兵馬挑選一空。直至年終十二月。或次年

正月中方能回鎮。是一年在本鎮僅住三月。其在薊
在途。遲返九月矣。每次兵回。人馬疲勞。不堪戰守。休
息未及兩三月。軍士疲病逃亡者。必須選補。馬匹倒
死瘡癰者。必須買兌。是回鎮二營之兵馬。本鎮既不
能資其戰守。而反實倍增擾累矣。該鎮每年三四月
起發衛兵。挑選調撥。各營堡精壯兵馬。殆盡。以致城
堡空虛。營伍彫殘。擺牆稀疎。戰守俱困。連年驕虜窺
知。該鎮兵馬半已入衛。每肆侵軼。攻掬城堡。阻絕道
路。日見危急。節該前督撫。臣據實乞請。兵部槩行

薊遼總督軍門查議在該鎮利害攸關日思增兵添
戍以自固何暇顧延鎮之急在兵部恐犯掣兵首事
之議乃權議延固二鎮招兵添將各自爲守查據四
十五年添設清平游擊郭鈞呈稱本營招募二年絕
無應募該前撫臣王某勒令延綏榆慶四衛軍職每
官出舍丁一名領給安家銀兩百計催比僅得舍丁
一千五百餘名中間拐銀在逃者又四五十名原議
招軍三千終難完伍且俱係鄉夫佃僕技藝不通戰
陣未經緩急難用其固原原議招軍三千該前總督

霍某百計派行近邊固原臨鞏隴右各道招選經年僅足三千多方訓練但烏合之衆技藝未習非假以歲月何能濟用是招兵之議真如畫餅而選衛之衆實已剗骨此皆邊臣所不敢言而力不能自固之第一急務也臣反覆思惟薊鎮督撫之不允留延兵者其意有三一以恐各鎮之援例請留也而各鎮入衛之兵馬無如延鎮之多其危困無如延鎮之急自難槩請一以延鎮兵馬每年分有信地去之恐誤防守也殊不知延兵客兵也而該鎮之主兵十年養練原

議練有成效。延兵漸次掣放。今豈無精壯可用。而邊兵一營亦不可減耶。况尚有未布客兵可補延兵之守焉。一以延綏兵馬素稱驍健。可備充戰也。殊不查今各營之兵果皆曾年精壯慣戰否。抑亦多新補未練者耶。歷查連次虜犯。孫臏趙濤之死。延兵三千枕籍而潰。未聞其有破敵之功也。今次虜入彼三營之兵。果能當一路以輸死戰。獲奇功否耶。如無異他營。是延兵一枝之留否。無預薊鎮之輕重。事理甚明。然臣等每行乞留者。非謂留此即可保該鎮無事也。但



該鎮各營之兵俱係各營堡挑選大堡百十名中堡
五七十名小堡三二十名各有衣甲馬匹各係食糧
正軍管黃甫川正兵四五百名盡發各營入衛致虜
窺虛攻陷往禍當臨若畱兵一枝分發原堡每遇防
秋各布城守卒遇虜攻猶可據城發一矢放一砲以
作衆氣視堡中老弱差勝耳其該營游擊平日選鋒
軍兵臣近行該鎮將各游擊分路攢營免每營遍抽
各路營堡之兵致難合練其減留之兵卽今照路各
附營堡聽各游擊統領原設游擊革退別用勅書

旗牌進繳免滋供億之費則每年在延鎮得軍三千之實用可省挑補逃亡數百之累得馬二千餘匹防秋之用可省買補馬千餘匹萬金之價年復一年延鎮可漸蘇息而薊鎮誠不足爲輕重也其清平游擊營原議招軍可令免行迫促聽候陸續招選勿徒苟完枉費糧賞不堪實用伏乞勅下兵部特將延鎮每年入衛兵馬准防冬防秋各一枝及薊鎮原選標兵一千五百照常輪番入衛量留防秋一枝令其自守庶可弭該鎮意外之虞邊腹咸賴矣

一議復延綏本色邊餉以濟軍民照得延綏鎮邊餉民運半係延安府屬各州縣夏秋稅糧各有正額西安府屬隔遠每年徵銀解邊拖欠數少其延安府屬臨邊各州縣坐派本色雖民多逃亡尚能完及分數惟鄜州洛川中部宜君宜川甘泉膚施各州縣去邊七八百里每歲額糧十數萬十無完五臣曾任鄜州兵備巡歷各屬立法催徵詢據各處士民告訴率稱各州縣國初編派稅糧俱係本色赴沿邊各倉塲上納當時河套未失邊地耕獲甚豐百姓各備布貨赴

遷易糧完賦軍民交便。後自成化年間虜窺河套移鎮榆林沿邊耕獲既失本色輸運艱難額賦歲逋民逃地荒。至正德初年先任文布政查照該年時估將各處民運每米豆一石並脚價米折徵銀一兩二錢豆折徵銀一兩俱解廣有庫折放官軍俸月糧料之用。初時民脫挽運似亦省便。以後歲率爲常徵銀數多。兼以各地方不通商販歲豐穀賤米豆每石止值銀三四錢三四石不能完一石之折徵抑且無主可售。歲凶穀貴民皆乏食何可糶賣。且西鳳各府腹裏

膏腴之地。糧價重者每石徵銀六七錢。輕者折布徵銀三錢。本府所屬山坡地瘠。折徵增倍。民貧賦逋。事有繇然。其榆林鎮城。四望沙漠。絕無耕收。積貯每歲招商銀易。費價十數萬。鄰境豐收。每銀一錢糴米八九升。一遇虜患。荒歉。每錢止糴米五六升。故該鎮有米珠薪桂之謠。歷年撫臣雖多方催徵。招商糴買。止緣民力旣竭。輸運不便。付之無何。該鎮折放軍糧。每月支糧銀五六錢。料銀六錢。遇米豆貴時。止可得米四五斗。料六七斗。人馬不足半月之用。軍士困憊。何

能自贍且額根折徵以病民有賤糴之苦根料折放
以病軍受貴糴之累通計延安各屬拖欠該鎮糧料
價銀每年常至數萬百計難完官軍月根拖欠數月
通應立法改納轉輸以濟軍民疾苦查得延安府城
去榆林鎮城六百餘里去中部宜君洛川各縣三四
百里邠州去安塞保安各三百餘里宜川延長延川
各縣去綏德州各三四百里俱在腹裏各有倉塲民
間驢馱車挽自攜口糧三四日可至綏德州去榆林
鎮二百五十餘里榆鎮招商銀易俱於該州糴買運

發延安府去西路各營堡鎮靖龍州清平威武倉塲
各三百餘里。民間糴糴商販流通。膚施各縣民運半
坐運納。議將洛川中部宜君夏秋額糧。改赴延安府
延豐倉上納本色。每正糧一石。加腳耗三斗。鄜州甘
泉糧豆。改靖邊營倉上納。每糧一石。加耗二斗。膚施
安塞安定保安各縣折糧。仍赴該縣原坐西路倉塲
俱納本色。宜川延長額糧。俱赴延德倉上納。每石加
腳耗二斗。延川清澗折糧。俱赴魚河堡倉上納。各免
加腳耗。查得該鎮軍民。多養駱駝。專備駝運。每駝一

隻可馱糧三石。日食草料視馬反少。自延安至鎮城八站。十日可至。每駝馱糧三石。以九斗脚耗之米充費。或官爲督運。或募民轉輸。儘可足用。或准支榆綏在鎮各官之俸。即以脚耗糧給之。聽其自運充用。各官必能節省轉發。歡然樂得也。歷查該府地寒。每年夏田。六月後方熟。秋田九月即收完。每年七月開倉。十一月止。嚴行各道。分委各州縣掌印官。在各州催運。各管糧官。領各大戶赴各倉交納。納戶隨到隨收。每戶每名糧。不拘齊否。陸續收簿。候通完給繇帖。免

小民守候之累。候冬月糧完。該府管糧同知查數呈報。該鎮撫院即以脚耗之糧。立法轉運兌支。庶該鎮每歲得數十萬之粟豆。可免銀易招商之重價。官軍得數十萬之本色。免終歲糴買之艱難。延民免數十萬之拖欠。無賤賣之逼撓。行之數年。榆鎮之穀價可平。延屬之欠糧可完。軍民俱稍蘇矣。

一請恤延綏土軍。以實營堡。照得延綏鎮成化年間。先臣余子俊建設沿邊二十四營堡。橫當河套口之半。移鎮榆林。比皆該鎮兵馬。分布不周。題行戶部將

延慶二府屬各州縣抽取免糧土兵軍各不等原議
各州縣民戶有每糧二十石者免其納糧當差抽土
兵軍一名分發各堡協同該鎮老家兵馬防守所免
糧銀充供軍之需每營堡每州縣多者三五百名少
者一二百名一時營伍充實軍民相安後因近邊開
種賴字號屯田每上軍一名再抽戶丁二名屯種領
地一分納糧六石至嘉靖三十二年又因該鎮挑選
入衛兵多地方空虛督撫諸臣議於各土兵戶內再
抽軍一名各堡防守是原兵一名累抽至三四名矣

歷查原冊各兵戶丁糧多寡不一有糧足二十石戶丁數十名者有糧十餘石丁十餘名者有糧止五七石或因比時戶丁之多一槩抽撥原未議買馬也近年以來入衛軍馬數多槩將土兵選衛責令戶丁買馬或將土兵正馬搶兌與別軍仍令本戶重買坐致土兵編戶日逃糧地拋荒間有招人佃種者苦於追賠軍需亦漸遺棄此皆該鎮上下不加體恤之故坐將已抽之軍半就逃亡重貽民害今照該鎮各堡缺軍防守所據原編土兵即應清解存恤以備戰守查

得各營堡操守等官。以土軍爲奇貨。每年差人執批赴撫院掛號。下縣勾捕。或受成差人科索財物。一軍不解賫貨空回。或逼買馬匹軍裝至堡。盡將馬匹兌軍盤費勒收脫放。以致土軍畏堡如窰。民戶指原地爲禍軍逃地。荒戶絕無補。良可痛恨。臣昔任河西。備察情苦。議立清解之法。及買馬之規。每年如糧果足二十石人丁尚有十餘者。令買馬一匹。如遇倒死。不拘年限。隨即買補。糧十五石丁十數名。買馬如遇倒死。二年賠補二次。糧十石丁數人。買馬倒死。三年買

補一次。糧十石以下人三五丁者。止應正充軍役。永免買馬。每糧一石。每年貼軍裝銀五錢。二軍均分。戶絕無丁者。清查原地招人承佃。願當軍照例應軍。不願者。每糧一石。納銀五錢。各州縣二季徵收。類解解廣有庫。專備招軍買馬之用。詢之軍民。皆稱良便。竟爲各將領不便。已私愚惑。前撫臣不分丁糧。槩要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濟軍餉。題行戶部准行徵納。一省土軍半俱逃避。卽有佃田之戶。亦俱弃地不種。遠近騷然。又該巡按董御史條陳民瘼。免徵前銀。仍應原

役至今土兵清解。迄無定規。科擾猶踵故習。地荒愈多。缺伍日衆。邊堡空虛。該鎮總兵趙奇。不思恤練見伍之軍。乃倡爲兩府抽軍之議。驚惑軍民。洶洶逃移。事屬罔悖。歷查二府土兵。各堡不下數千名。伏乞勅下兵部。議行延綏撫鎮各官。通行河西守巡各道。如有仍襲前弊。逼逃土兵者。沿邊各道。查明從重叅究。庶原伍之軍。可備練用。而妄議抽軍。可免驚擾軍民矣。

一慎選操守以固邊堡。照得三邊大堡。各設操守官

一員專司一堡兵馬防禦虜患坐堡官一員管理地方或兼管倉塲其人之賢否堡中軍餘之休戚所關倘遇虜患堡城地方安危所係不可不慎也歷查各鎮除欽除守備提調各司一路外餘操守等官俱係撫鎮選委衝險之地衆咸避難富庶之城人多染指往往誤用匪人科擾堡衆貽患地方他鎮尚少廷鎮爲甚先時撫鎮委用匪人因堡定值爲人擇地或一年而數易一二人或一人而歷管諸善堡或濫用納級商販以司倉塲或槃以老弱昏庸而守要地坐

致沿邊各營堡生計蕭條軍丁疾苦城堡倒損邊備廢弛良可痛恨每遇秋防或值虜患百計脫去往因代者未至舊者束裝致黃甫川之陷少不更練素不慎防致筆架城之沒往事可監雖經前督撫諸臣加意遴選但官非欽設人無固志終難責以効死必須議立專任之規付以封疆之寄方可永杜規避保守邊堡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除各邊不係虜衝城堡各照舊規聽撫鎮會選操守坐堡務年力精壯操持慎潔期以三年方許更代毋或濫用納級私

人數易滋擾、各將職名咨報臣軍門、聽便查試、後有
陞遷改用、各鎮守官、據實呈報、或貪鄙犯事、各原問
衙門、具招呈詳、以憑呈究、其延綏鎮沿邊各營堡、除
原有 欽依守備外、餘堡見任操守官、俱聽撫鎮逐
一考覈、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壯潔慎官員、各務地方
相宜、開具職名、一面題行兵部查照、各邊操守事規
各給以部劄、即以考選軍政爲期、必五年方爲另考、
一應城垣守禦門禁墩塘收歛哨備、悉其職守、原統
兵馬無多、凡遇大虜出沒、該管地方失事、並免槩坐、

每年防秋畢，聽該鎮撫臣查其才幹優劣，分別舉劾。庶官有定守，地有專責，而邊堡可恃保障，軍餘免憂擾害矣。

一請給延鎮軍火器械，以資戰守。照得火器之製，各有式樣，教演之法，各有機括。先年內造頒降九邊數多，分發軍中操演精熟。遇敵巧中，虜知畏怯。邇年各邊軍士，平時操演無法，臨敵驚惶戰慄。雖有火器，鮮克實用。歷查軍中隨營可攜遠征者，莫如快鎗鳥嘴銃，重不過十餘斤。緩則立馬點放，鉛子中處，人馬俱

鑿急則報以打賊尤愈悶棍次莫如盞口大砲重二十斤高一尺二三寸可容鉛鐵子百餘火藥十兩即近時所謂湧珠馬腿俗謂一窩蜂是也遇虜聚衆攻衝用以擊打衆卽披靡餘佛郎機地連珠木桶霹靂等砲雖機發精巧率非戰陣可攜止空用以守城據實地而中遠亦可却敵解圍各邊除京降火器近該工部議行清查各有冊報中間行軍遺失旣多餘年久損壞驚炸不堪實用者大半各鎮節年各有製造火器隨空給用但應用數多製發有限各路城堡

星散、邊垣亘長、每遇秋防、分兵擺守、率不足用、且火器之點放、多不過三出、即桶熱不可復用、故禦虜攻衝、每軍非多帶二三杆、不敷輪番裝打、臣前撫寧夏、歷查各軍營城堡火器不堪者改造、數少者製發、添造烏銃二千杆、分給戰兵、選師教演、戰守咸資、近至固原、歷查前軍門節年製造火器、數多分發各兵營、損失大半、除立法追賠、選匠督造、不敢槩請外、查得延綏鎮邊長堡衝、每年防秋、盡將各處火器搜發、不足擺邊官軍應用、且沿邊城堡正軍、俱已調撥城守、

軍餘原無盛甲。一遇攻圍。無恃捍蔽。伏乞 勅下工部查將內庫見貯各樣火器。量發二三千件。硫黃三五千斤。差官運發。延綏撫鎮衙門。令各領兵營堡官。收入循環。守管稽查。無容損失。各選會手。教演精熟。庶衝邊軍士。可恃戰守焉。

一請給延寧主客鹽勘。以濟邊餉。照得鹽法名曰飛輓。爲可速濟邊儲。通商利國也。必司計者。布大信於遠近。方可格衆心之歸。孚貽美利於商賈。方可鼓泉貨之雲集。苟失其道。則衆心疑散。邊儲阻絕。公私交

困矣。近年鹽利寢微，邊商消乏，鹽勘招商無報，故坐派以逼納。商引經年無售，致虧本而賤賣。鹽法壅滯已極，各邊飛輓久失，尚有可以劑量鼓舞，使商不大苦。邇儲稍濟者，惟有兼搭鹽引。寬減時估，雖所得芻餉數減，尚可稍濟急用。臣四十三年秋，任巡撫寧夏，歷查該鎮主兵鹽勘，自三十九年起，四年未完。客兵鹽勘，該先任郎中蔡國熙因先年原定時估太高，當年糧草價貴，商衆逃散，倉場空虛，權議減納，不分年分米麥，每銀一錢，各定七升、豆九升，草每錢六七束。

一時鼓舞。商衆感激。盡將積欠納完。該年防秋客餉足用。次年鹽引有數。夙逋已無。支用不敷。本官乃愚弄各商。開派數多。除正勘外。延綏鎮多開過淮浙鹽五萬餘引。糧草催納久完。支用已盡。商勘無可填給。本官陞任。商本無歸。至四十五年。虜犯瓦剌梁。調集兵馬數多。該年郎中黃鶴查照前官開派糧草之數。仍多開派鹽糧四萬餘數。錢糧催完支訖。該年鹽勘僅給其半。坐致諸商資本空竭。奔號怨詛。今歲客餉無可派納。節據各商赴前軍門告行。見任戶部蕭郎

中及靖邊該道查議開派支納文案已明除將見在
鹽勘挨序均填給發外其餘納過鹽糧七八萬引之
數議請戶部添給淮浙鹽勘合七八道填給各商或
將花馬大池鹽課搭派支給雖可權售諸商之負終
非經久之道且以三年之中較量盈縮實因鹽利不
通減落時估致鹽勘雖完糧草數少又兼連年虜患
異常支用歲多故至積欠過額今欲高其時估則商
畏折本無肯報納欲止開正額則客餉不繼緩急何
濟故在花馬池歲額鹽引除寧夏鎮僅足支用外其

延綏鎮必須歲加淮浙鹽勘四五萬引。方可經久不
匱。又寧夏鎮主兵鹽勘。先年歲派存積淮鹽七萬餘
引。工本淮鹽四萬餘引。浙鹽九萬餘引。淮浙兩停搭
派。近議革去工本淮鹽。以致浙多淮少。每淮鹽千引
搭派浙鹽一千七百餘引。淮鹽虧本尚少。浙鹽虧本
大半。連年坐派。本地商人無肯上納。臣于四十五年
冬。題行戶部議待去歲額鹽調停均搭。該部咨稱案
候酌派。前准鹽勘。仍舊編派。且額鹽淮多於浙一倍。
別鎮專擅淮鹽之利。而寧鎮偏受浙鹽之害。殊非哀

益公平之體。臣復請將蠲免應補主餉量給淮鹽數萬引。聽該鎮搭派。節年浙鹽給商上納。久未允給。今延寧二鎮主客商困已極。客餉無勘可給。主餉有勘無售。公私坐困。合無勅下戶部。查臣先後題咨。及郎中蕭大亨呈請事理。特爲破格調停。給發鹽勘。以濟秋防。主客兵馬緊急支用。庶商衆得遂更生。鹽糧可漸催納。而臨秋不至匱乏矣。

此議最得裁冗遺之意。惜該部格而不行。

一節冗俸。以勵軍職。照得官以任事爲職。祿以稱事爲差。古今之通義也。我皇明以武功定天下。聖

祖優念軍職。授以世襲之官。給以隨品之俸。著在令
甲。恩典優隆。歷代所無。成祖拔奉天征討之功。
列聖重首功。陞授之典。二百年來。軍職之增。視
初數倍。每歲常俸之支。視軍糧奚啻十倍。而責以戰
守之任。蓋十無一二焉。世祿之子。但知叨厚俸以自
贍。而不知職業爲何事。夤緣之徒。或賄買軍功以授
官。何嘗歷戰陣之艱。據籍計官。則每衛千百其人。選
任操練。則弓矢不通。老幼殘疾者。且半矣。歷查指揮
月俸。每兼四五軍之糧。而千百戶。亦各兼二三軍之

支卽今邊餉匱乏軍士貧苦官日增添而軍歲逃亡若不大議裒益何以勵衆節用且領軍管軍之官或因馬欠糧尚多照例停降而守城無用者乃得坐享全俸尤非計廩稱事優賢黜否之宜合無勅下兵部會官定議通將天下軍職查明國制原官固不敢削奪而厚俸或可量議改折功陞固所當授而老官歷世無功及正枝故絕弟姪冒襲者或當替降見任管軍管事及雖未見任而才力精明需用者固當支本色之俸而老幼昏懦不堪任使或當月給食米

一石、裁革本色、而量給折色、及餘凡奉 欽依革回
原衛、並曾經犯事問發者、據法俱當停俸、或量改折
色、以稍示懲戒、庶軍職咸思奮勵、各務習藝立功、以
得俸、而免偷惰忝竊之習。朝廷省冗俸養聞之費、
而軍儲邊餉亦可稍節矣。諫者或謂軍職不當違例
裁抑也、殊不察軍職視宗室輕重懸絕、今宗祿尚以
歲供不給、先皇採各宗藩之議、槩從減折、爲久安
長治之圖、而軍職冗俸、顧不可裁省、以濟軍國之急
耶、今天下民窮財匱、聖明百計節省、而此輩叨享

世祿不堪策用、亦理勢所當節省、以勵世磨鈍者也、
不此之務、而徒瑣瑣於一二文職小官之裁革、刻意
於邊軍月支之扣減、非經國之遠猷也、

暨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皇朝文獻通考

全明經世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宋徵輿轅文

周季勲成子參閣

方司馬奏疏

疏

方逢時

爲開疆阨要以重陵寢以衛孤懸事

宣府修牆

准巡撫宣府都御史吳會稿案照臣自奉 命督臨

卽計值此諸虜款貢之秋正我自治圖維之會查得

三鎮雖各題有邊工，但恐已題者尚未經脩，應脩者尚未議及。坐廢良時，有誤防守。節經通行各鎮逐一查照，務將已題者上緊興脩，未議者從實踏勘。間又臣昔年分巡口北，於北路龍門所地方巡歷，勘得自本所迤東至靖胡堡止，山梁一道，形勢聯絡，外險內固。若加脩鑿，北可以達獨石，南可以援南山，誠京陵之一藩籬也。今春赴任陽和道，出居庸，閱得該鎮連年脩防雖極周慎，設復乘今閒暇，將前龍門山梁增飭重險，不惟東北二路均爲有賴，其在陵後南

山尤可恃以無虞、當會撫臣計議規畫去後、今准前
因臣會同議照 國家建重鎮於宣麻、所以厚 陵

京之肩臂、其設獨石馬營諸城堡于北路者、所以密
宣府之藩籬也、夫獨石挺然出于宣府之極北、三面
隣虜、勢極孤懸而懷永與 陵寢止隔一山、其所關

係尤重且大、故兵馬分設于東北二路者、獨盈于諸

八百有奇

路、而北路隣虜、任戰之兵、尤稱雄于諸路、二路勢成

犄角、爲唇齒焉、但其間地本相聯、而經行之路、可以

舍迂就徑、以達懷永者、尚在塞外、故不便聲援、北路

東南隅外有山梁一道。起于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胡堡之大衙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險。內有通賊隘口數處。往年虜曾繇此以入犯懷永。若逐爲修墻斬崖。則滴水靖胡既有柞口之內邊。又設盤道之重險。虜騎自難入犯。倘有警報。自龍門之黑峪。以達車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繇此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繇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夕至。陵寢重地。屹爲金湯。獨石孤懸。勢相聯絡矣。臣昔巡閱。頗悉險要。若能舉修。深於邊防。大有補

祁及今撫臣殫力經營親詣塞外往復審量看得外

山險峻足堪保障內有莊邨遺址石器尚存中途有

方公甚以所築塼所不必故此處因舊起工取其

地名巡檢司則古於此曾建巡司衙門蓋在昔原爲

俱易也

邊內而今特脩復其舊時疆圉耳况龍門所盤道墩

起迤東一段舊曾設有外十三家墩臺蓋曩時邊臣

亦計慮及此今接續設臺兼設牆崖以終未竟之績

不惟拓地百里將來漸次經營可資屯牧而亟成大

工以設重險東北二路之兵可臨期調遣繇此以至

相應援委于戰守有資其間應建墩臺安設哨守軍

人查得龍門盤道墩起以至寧遠柞口墩止計一百餘座每墩原設墩軍七名今既脩此外邊則舊墩俱爲腹裏應止照火路墩臺每墩量留四名就以多餘者撥補哨守不必另爲添軍再照工程緩急宜於循序而衝邊設險尤貴周詳今外築塞垣可通大舉零寇者俱已營脩其間險峻之處亦有爲步虜可以攀援而上者城堡之土築輓包俱各高堅而其間亦有未盡輓包者今大工已有次序尤當乘此人力稍暇之時一槩逐爲勘脩在大邊險峻之處應盡爲修牆

斬崖城堡之未輓包者、應漸次勘議、逐爲包砌、至於南山全東敵臺、原議先儘本山官軍興脩、三年報完、今東路城全俱盡輓包、北山大邊牆崖墩臺俱已盡完、遊援官軍見有餘力、相應照南山官軍事例、日給行糧、及每臺散給犒賞銀一百兩、免支鹽菜、責成各叅遊與南山叅將分定工程、併力協脩、與輓包城堡限以明年報完、其餘見經題議興修工程、上緊催備、務俱以今年報完、合用鹽菜等銀二萬七千七百一兩零、仍于河南見解班價內支給、應用口糧四萬二

千二十八石七斗零合無查照戶七兵三事例在戶部所出七分計該糧三萬一百二十石一斗零于見在修工支剩客餉內支給在兵部應出三分計該糧一萬二千九百八石六斗零每銀一兩買米九斗該銀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九錢一分於太僕寺馬價內解發惟復仍照上年事規俱于修工支剩客餉內支給乞 勅該部查議施行

爲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

疏通市馬

案查自隆慶五年北虜輸誠款貢伏蒙 先帝仁恩

准其互市、本年宣府鎮易過馬一千九百九十三匹、大同鎮易過馬二千九十六匹、山西鎮易過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俱各派給各營官軍騎操、并祭所屬變賣、及折充武職俸糧訖、隆慶六年互市、宣府鎮因老把都諸子未到、止易過永酋夷馬九百二匹、大同鎮易過馬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鎮易過馬二千三百七十八匹、萬曆元年互市、宣府鎮易過馬七千八百一十四匹、大同鎮易過馬七千五百五匹、山西鎮易過馬三千七百八十八匹、據此、節年市馬較之在

初年尚少。次年漸增。迄今四年。諸酋感德日深。赴市日衆。市馬日多。而調停疏通之法。誠不容緩。臣於履任之初。節經會議案行三鎮。將各營舊有并新領馬匹。通行查刷。將老病癘瞎不堪者。量估價賣銀備互市。卽以市馬補給。又該宣府巡撫吳通將本鎮步軍均行編派。挨次領賣。又大同巡撫申查覈所屬軍民驛站酌處分派。山西巡撫朱行該省議派三府州縣里甲領賣。施爲雖各不同。無非疏通之意。故元年并節次月市之馬。已幸無滯。今照二年市馬在宣鎮。

已一萬四千五百有餘。在大同約七千六百七十有餘。在山西約五千有餘。而每月諸會送易之馬不在其內。通計三鎮幾二萬七千有餘。宣府原派無馬官軍止四千七百四十二名。大同原派無馬官軍止四千五百名。山西原派無馬官軍止五百名。儘數兌給。僅及三分之一。至于三府之里甲三鎮之驛站。爲數無幾。上年已派者。難於重給。而所屬軍民之變賣。尤難逼抑。且此市馬若拒而不納。則重拂虜情。反側立見。苦拘循成議。則俵散無地。阻阨益甚。遂使國家

馬多爲苦。卽此可見市利之大。

還鎮以

虛竭府庫之資。邊庭坐失驪黃之利。非所以仰體

德意。保安疆圉也。及查前總督王所議。俟兌京管轉

發薊鎮。山西巡撫楊綵請解太僕。悉皆長策良猷。該

部覆請。幸略施行。卒爲議者所阻。而更爲盡給本鎮

所屬變賣之說。莫非委曲權宜。以舒目前之意。至謂

以後年分另行議請。則固已先知歷久之壅闕。將

以爲今日更善之張本也。臣不揣愚陋。輒敢參酌諸

臣之見。規畫調停。列爲四事。開款上讀臣又聞之

錄太僕不

天下有難處之事。智者當求善處之術。中外有相資

有父馬京贊復難重給故有此論
之勢。人臣恒切相成之義。故變通以宜民。推行以盡

利。凡民之事莫不皆然。而況事關疆場機係安危。無
損于民。有裨于國。其在諸臣有不竭忠殫慮。思艱
難而共濟乎。乞 勅兵部早爲查處。臣等幸甚。

計開

一立場廐以便牧放。往歲虜未服時。諸鎮得馬甚艱。
今虜馬蕃庶。拒之則不可。散之則無處。及今不爲區
畫。久而將成棄物。臣愚以爲當于山西宣大擇水艸

胡馬止宜在

在產畜牧一入內地便有不服不艸之患

薦美之所。各建牧場一區。每年所市胡馬除給軍民

領賣之外。餘剩之數。分場牧放。將各營步軍之。不任戰陣者。每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爲一羣。十羣爲一較。以一把總領之。十較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以一空閑叅遊等官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州班其毛齒。倍其良否。視其醫藥。夏秋放青。冬春量貼艸料。及調發空丁。採取秋青艸束以備冬寒。山西卽領于行太僕寺。宜大則領於各兵備道。而陽和則另立一小場。以牧諸部之貢馬。各鎮舊額艸場。通行查出。分地住牧。倒斃者量爲罰治。盜竊者重爲追賠。時有孳

生。照中土種馬之例。酌行給賞。而凡京邊諸管之用馬者。皆取給於是。孳生之駒。軍民願買者。照時估值給焉。如此則馬雖多。而蕃蓄有所。不徒無壅滯廢棄之患。而或可收雲錦驪黃之利矣。


一時俵解以便軍民。國家額徵民養大馬解于太僕者。歲數萬匹。無非爲軍國計也。中土之民。買馬甚艱。有四十金而後得一馬者。往返道途。飼牧之費。不與焉。臣昔爲知縣時。目擊其苦。監牧者講求寬卹之政。而不可得久矣。今茲胡馬立塲蓄牧。爲時既久。水

上已服大勝中土之產。臣愚以爲宜如總督王巡撫楊先年所議。再爲酌處。將三鎮各場所牧之馬。每歲選其高大臚壯者。宣府以二千三百匹爲率。大同以一千五百匹爲率。山西以一千二百匹爲率。各鎮巡委選具數。先行咨送兵部。轉行太僕寺。聽其委官臨場。會同行太僕兵備守巡等道。逐一驗選。領回臨關。分給京營官軍騎征。將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府州縣應解大馬酌量分數徵收折色。照依原定價例類發。○使○自○不○能○無○言○此○法○酌○量○最○妥○各鎮以備互市之用。則京營坐收駟牝之利。百姓可

省買俵之勞。馬價無匱乏之憂。虜人得懷綏之利。况
夷馬強健慣耐。尤利馳騁。較之中土駑筋弱骨。輒策
不前者倍蓰矣。

一廣兌易以蘇困累。查得宣大市馬。先該總督王題
准部議。每年薊鎮督撫發銀一萬二千兩。于宣府易
買馬一千二百匹。歲以爲常。兩利兼濟。法之善者也。
臣愚以爲此法不但可行於薊鎮。卽今真大河保等
府。各設有總副叅遊等營。軍兵合用馬匹。不下數千。
半仰給于太僕。而軍兵自買者。本價之外。津貼倍之。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疏
卷之一

疏通市馬

九

平露堂

三十九

官民困累極矣。若照薊鎮之例。再爲推廣。於薊鎮則量增千匹。於真大河保諸營。則行彼處巡撫鎮守衙門。通查各營應補馬匹。每年每營定數若干。一體發銀。或委官領軍。自行易買。在真定諸郡。則赴山西水泉市。在保定諸郡。則赴大同得勝等市。官價已有定規。無容別議。若軍兵自買。更爲酌處。上馬則十二兩。中馬則十兩。下馬則八兩。裒多益寡。彼此通融。以示優卹。則國馬日多。軍容日壯。而軍民亦可免賠貼之苦矣。

一先選解以疏積滯。查得宣府以一鎮而當永邵。青把都二部之夷。故市馬比山大獨多一倍。卽今已市并送易之馬幾一萬五千餘匹。無馬官軍止四千七百有餘。儘數分給。僅三分之一。餘者無處給散。雖該撫鎮編派步軍。從宜領買。數亦有限。人情頗難。欲請發太僕。恐又以新至水土不服。多致倒損。爲辭。臣愚以爲宜將該鎮上年給軍領養之馬。選其高大。臚壯者二千餘匹。解送太僕。給散京營官軍騎操。以抵來年真保等府屬春季應俵之數。一體折銀解發。而

此亦一時之策

薊鎮今年所買之數亦量增千匹。却以新馬補還原軍。以後年分。却於場內所牧之馬。一體選解。如此則一轉移之間。中外俱利。大公之政舉。而該鎮目前之急可舒矣。

備察邊情敷陳臆見疏

大同修邊

准兵部咨該御史陳文燧款題開陳八事該本部看得察撫賞之機宜酌修守之要領勤戎伍之訓練嚴使介之稽覈恤邊軍之勞困議夷馬之價值定貢市之期候七事均於邊防有裨逐款議覆題奉 聖旨

這所奏依議行、與方逢時等着實舉行、其一應聞外
機宜、亦許他以便宜處置、務不失制虜安邊大計、以
副朝廷委任之重、欽此、備咨到臣、限本年十月以裏
回 奏遵行、看得按臣目擊時艱、條陳石畫、深切著
明、部臣覆議周詳、機宜曲當、臣等更復何言、况奉
明旨依議行、與臣等着實舉行、其一應機宜、許以便
宜處置、所以責之臣等者、既重且專、臣夙夜驚惕、懼
無以仰稱 德意、惟思日孜孜以圖效尺寸、八事之
中、已行者三、遵行者四、今當議行者一、夫撫賞之機、

使介之稽貢市之期三者事體相屬蓋夷虜之性殘忍貪戾嗜慾無厭逆之則肆侵掠順之則求撫賞事

勢之必然也撫賞之舉名同而實異有自我而賂之

謂自彼求其情不一或以當我或以誠求亦須

者有自彼而求之者有已臣服而惠給之者今日之

呼

撫賞正已臣服而惠給之者也臣等隨機應酬予奪

操縱務使在我足以爲恩在彼足以爲德歷歲既久

事體頗定虜心亦服而夷使往來各有印帖爲照雖

來去絡繹至卽遣還不容有信宿之停騎乘馬匹已

經訂約我馬不出塞彼騎不入邊爭擾侮奪近皆歛

輯。惟守貢之使。則留住三鎮。在宣府者三十八名。在大同者十八名。在偏關者六名。在陽和者七名。皆建有夷館。防閑周備。犒給優厚。無敢誼譁。亂我齊民。賞宴畢日。卽行遣還。貢市之期。則起自四月之中。至九月終而事畢。今年行之已定。來歲卽可循據。此三者臣等之所已行者也。夫兩鎮之支費。皆原於撫賞。撫賞之用。原無定則。欽給之銀。則有定數。皆取給於積餘之客餉。在宣大二鎮各二萬兩。在臣軍門則取於宣大者各二千兩。山西一千兩。一年之間。裒益樽

櫛亦足支持。間有不敷。則取補於減哨市稅。市稅爲數甚少。僅足以充各城堡供給往來夷使飯食之費。不足者亦以減哨之銀給之。減哨者乃沿邊哨守之軍。往年哨探艱苦。故于月糧之外。加給行糧。有一石者。有七八斗者。有四五斗者。有二三斗者。地有險易。數有多寡。今幸虜服。哨探稀少。故行量減以助撫賞。在宣府歲約銀四萬四千八百餘兩。在大同歲約銀四千六十餘兩。蓋外非剝軍內非耗儲。誠因時濟用之一端。設使虜情一變。則當盡給停減矣。至于那借。

庫銀。或舉事之初。處置未備。權爲借支。隨行扣補。還官。非固假之而不歸也。且撫賞之目。誠爲浩繁。出入支給。各有司存。臣等年終造冊。奏繳。實非漫然無

稽。按臣之議。欲行查覈。尤足以明廉而警貪。法之善

開馬曆年間遺案甚多

者也。但恐事體久近不一。人情好惡不同。行之既久。

而遺臣其廉令則反是昔可以不查今恐不得不查

一有倚法操切。使閩外之臣。畏首畏尾。無以廣慈惠

與

而糜廩情。臣不能無異日之慮也。至于戎伍之訓練。

邊軍之勞困。夷馬之價值。三者事體亦略相關。蓋市馬歲無定數。來則與市。中間雖不盡良。亦不盡駑。簡

之可得十之五六。價亦因之高下。高者不過八九兩。下者僅及三四兩而已。本年二鎮所市馬二萬七千有餘。蓋虜性貪利。申告曉諭。裁抑揀擇。臣等亦侃侃行之。諸酋雖不能盡從。而亦不敢濫然縱肆。羈縻之術。實在於此。價值則有椿朋之銀。有變賣之助。相兼接濟。近該巡按御史陳文燧具題。部議准增宣府三萬兩。大同二萬兩。又該兵部題。准宣府撥給薊鎮馬二千餘匹。可得價銀二萬四千餘兩。俱爲有濟。山大或不足。臣等另具題。請臣等不患馬價之不。

足所患者市馬之無處也。臣自履任以來。日搜諸營騎操之馬。取其老病疾弱者。減值變賣。以市馬補之。又取諸驛站之騾驢不堪者。賣之。以市馬更之。又擇所市之馬。幼小不任騎征者。減價轉賣。多方措置。支

吾目前。故大同之馬已幸無滯。惟宣府既無有司。而

夷馬事宜前據已悉

夷馬又復加倍。該撫臣吳以二軍共領不便。今遵部議。以馬高下定軍多少。或六名。或五名。或四名。每軍量輸價銀一兩。秋月停工採辦。及聽以月糧從便扣抵。又復立場牧放。專官管理。故宣府之軍困亦稍舒。

猶自支撐至明年則益難矣。夫邊軍之勞困有三部。軍之困修工累之也。屯軍之困賠辦累之也。馬軍之困買馬累之也。然宣府城邊二工俱各報完。大同城工亦已就畢。且當興作之時。分班更代。不妨農務。犒勞存恤。悉加優厚。艱食之月。將主客兵糧出陳易新。及抵坐月糧本折。又該臣等遵奉 欽依。請蠲先年虛增屯糧。在宣府者二萬四千九百餘石。在大同者四千五百有奇。可免賠辦之苦。應納本折二色。通融調停。計筭均派。惟從簡便。不事紛更。又幸虜騎無侵。

開墾日廣。收穫頗增。願自抵扣月糧者。各從其便。及通行採打秋青艸束。扣價以償。步軍屯軍之困。亦稍恤矣。惟於市馬。若俯從臣前議。再爲疏通。則馬軍之困。亦漸可恤也。若夫訓練戎伍。乃諸將之能事。臣等之職任。今虜雖款塞。未然之防。不可不嚴。臣等念此日夜至熟。士氣軍容。亦略振舉。盔甲器械火器等項。俱整繕有緒。各亦足用。此四事者。臣等之所遵行者也。至所謂修守之宜。則城堡邊牆墩臺。皆爲重務。往年雖欲修之。而不可得。今虜旣款塞。維其時矣。宣府

城堡邊垣開疆阨險先後俱完無可再議惟大同邊
牆東起西陽河西止了角山延袤六百餘里建築以
來三十餘年雨雪之漂淋沙水之淤衝虜騎之憑陵
傾圯頽壞存者無幾修築之舉豈容延緩况先後部
議至詳至確臣等惟在依斯舉行勉圖成績而按臣
請行再加酌議者誠以封域之建當先度地利次量
人力務求久大之規不可爲欲速目前之計也盖大
下缺築牆故每年官舉工之難
同乃古雲中之地陽和卽白登之墟地參胡境長沙
漫磧艸木不生淺水平河夏漲冬涸邊垣所屆有取

土取水於數十里之外者。所在羣山。星散蟻游。無蜿蜒綿亘聯絡之勢。非惟大異於薊鎮。而實不同于宣府。此地利之當議也。一鎮之軍。原額十四萬餘。二百年來逃亡過半。見在食糧之數。僅八萬餘。而官幼婦女優給。亦在其中。城守役占之外。各營選兵。不及五萬。連年修工。已不暇給。更無他軍。可以更助。大工舉。舉人心憂惶。此人力之當議也。此六百里之牆。除已完外。應修者五百三十三里。邊土沙鬆。風激雨漂。立見糜散。故牆高則速頽。崖深則善傾。沙漠之區。采柴

無所沙轍之土。爲磚不堅。徒費人力。旋成旋毀。此工程之當議也。爲今之計。合無將前議邊牆身高減去五尺。加之女牆五尺。通高二丈五尺。牆外原有壕塹一道。挑濬深三丈。闊二丈五尺。沿牆每里築墩臺一座。身高四丈。垛口牆高六尺。每面根闊四丈。收頂三丈。上蓋瓦房二間。每三里築空心臺一座。高闊相同。中用空心。上蓋瓦房三間。仍各于向裏一邊。圍築院牆。一曲隨臺之高下。以爲牆之高原。房以住守哨之軍。牆以便收歛之事。舊牆有可因者。則因之。險有可

據者則據之。沙石不堪之處。可改移者則改移之。先
年墩臺置在牆外。無益防守者。牆內之臺。可歸併者。
則移置歸併之。務使高可恃而堅可久。但一鎮之軍
夫有限。連年之工役始完。兼之今歲水旱冰雹爲災。
米價騰踊。人勞未息。工期已屆。事難促舉。令行寬恤
一年。以萬曆四年起工。先儘本鎮軍夫。量地遠近。分
爲二班。每月一更。不足者以河南等處班軍添撥。一
體隨班替換。合用行糧鹽菜等項。悉照原議支給。如
有不敷。容臣等臨時請計。每年工完。先行勘明。有

功人員量行獎賞通完之日類行覈勘大加甄別陞
賞黜罰原議磚砌墩臺候五年工完之日另行計議
燒包庶工程有序軍不告勞激勸有章人心思奮此
一事者臣等卽當議行者也夫邊牆旣修墩臺旣備
或以爲不便故方譚有不合然二公具有成見不可
以此而議彼也大險已固無論虜之叛服而戰守之具有備無患矣

然功成之後擺守之時臣愚尤有過慮焉夫牆以制
虜臺以衛牆二者皆藉軍以守而後險不虛設若牆
無擺列與無牆同臺無拒守與無臺同牆長五百里
則爲堦口十八萬有餘每堦一人則用軍士十八萬

人每里一臺則爲臺五百。每臺五十人則用軍士二萬五千人。一鎮之軍僅八萬餘。老幼悉行。纔及三分之一。原額盡復。尚少其二。而沿邊右衛等九大城。新平等三十九邊堡。更無一人可守。顧彼則遣此。護東則失西。此擺守足軍之難。臣之所慮者一也。夫兵聚則強。分則弱。牆臺旣設。擺守必行。則吾數萬之衆。散此兵知兵之言列數百里之間。而虜賊屯聚。止於數營。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彼力益專。我力轉弱。十里之外。聲勢不及。各分信地。不暇援應。三四將吏。閉空城而不能誰何。是

外形雖壯。內勢轉虛。將蹈昔年乘塞自困之禍。此務外失內之難。臣之所慮者二也。地方百里。陵麓勢殊。況至五百里。則山河之間阻。谿谷之廻合。有險有易。而水口所衝。閉塞尤難。萬餘之虜。得尋丈之隙。卽馳突而入。城堞連雲。孤兵獨守。兩臺之間。縱有矢石火砲。爲數有限。虜以重甲健馬。颺馳而過。計所中傷。曾不足以損彼毫毛。內地之禍。將不可言。逮至集兵追逐。則虜已滿載而去。此邊牆防禦周圍之難。臣之所慮者三也。虜寇之至。防禦之時。猛將強兵。堅城固壘。

跣更樵爨靡不有備。尚難持久。況在極邊牆臺之上。
兵士抱戈而株立。將師擐甲而菱居。虜騎如蟻。往來
牆外。以虛形制我。十日不退。風寒雪凍。渴不及飲。饑
不及食。心力離散。不可收拾。摧枯拉朽之形見矣。此
擺守持久之難。臣之所慮者四也。臣犬馬之心。不勝
惓惓。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所議再爲斟酌。題覆施
行。

虜酋勢却熟番疏

撫處賔酋

准兵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董石題稱。虜酋賔

鬼同男阿赤兔帶領部落一千餘騎欲要搶番索賞

西虜諸市之邊在宣大而不陝

等因本部議擬移咨宣大總督轉行順義王俺答嚴

西

諭賓兔安分遵守不許侵擾番漢以絕覬覦之心等

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遵行間又節准兵部咨為

酌議西虜均撫賞昭恩信順夷情以永邊利事該總

督陝西三邊右都御史石題稱河西之虜有住牧大

此俺答之少子

小松山者乃賓兔部落有往來搶掠西海者乃河東

伊六親

套內部落住牧者利在互市往來者利在撫賞今賓

兔就市于寧夏妥便無議不必另立市場祇緣西行

虜衆經過甘鎮地方。苦無撫賞。以故求乞紛紛等情。
等因到臣。已經備咨兵部知會。查照去後。今准前因。
除臣又行選差通官傳諭去訖。三年四月初六日順
義王差有通事土忽智等來見臣。約請進馬之期。臣
卽面譯曉諭曰。汝順義王節年受 朝廷撫賞之恩。
天高地厚。卽今各部頗遵約束。惟西海賓兔不服禁
約。屢行侵擾。今又遠掠西番。聲言入犯松潘等處。意
欲何爲。你順義王若不早行嚴禁。則汝數年忠敬之
名。都被此酋所壞。貢市之利。恐不可復得。汝家之禍。

自此始矣。土忽智等當亦心服。言曰。賓兔非敢搶松
潘。蓋因數年西搶。今年都回。遂遠搶生番。凡係屬
中國之番。都不敢有犯。且賓兔非敢故違。只因甘肅
不准開市。寧夏又路遠。往返艱難無利。彼見諸部頭
目。都有定所。惟此一會無定。故如此。若甘肅地方。縱
不開大市。但得撫賞得宜。彼卽安心聽從。不然恐順
義雖禁約。亦不能盡制也。臣聽其言。亦似有理。竊計
虜情亦不過如是。除再三申告。又附書令其歸諭外。
臣竊惟北虜自上世以來。非冠帶之國。正朔所不

及侵凌寇暴、歷代苦之、苟能款服、制其寇掠、惠
國以安四方、古之人所竭心力而圖之者也、今者伏
遇 先帝聖德遠被、陛下神武昭布、天厭夷虐
哀我邊人、二三黠酋、自俺答而下、莫不稽首委命、下
吏聽受撫賞、陛下不以爲過、每從優錫、許臣等便
宜酬應、不敢有貳、若是者、豈真與之約、與國結鄰好
哉、誠以大豕豺狼、兇頑啖噬、幸其委命、誠得而羈縻
之、爲邊人請旦夕之命、使邊臣得效修守之力、輯寧
封域、以仰舒 陛下北顧之憂、臣等所以昧歿而爲

之者也。比來諸酋各有定所，受我犒畜，莫有異志。而
賓鬼者止緣甘肅之市，迄今無定。寧夏路遠，往返艱
難，故猖狂如此。夷虜愚頑，志切貪慾，作此舉動，外示
強悍，而實內懷冀望。當此之時，虜志未定，若能察其
機而先事圖之，彼宜無不聽從之理。且西虜諸部，數
年西搶，在巢者無幾。今且悉回矣。徒衆既多，奸計日
生。失此機會，不爲一處，以收其心，而奪其氣，使不肖
之志日益堅固，爲害將多。臣雖日諭俺答，恐亦無益。
況事體人情，不甚相遠。彼有望我之心，我無緩來之

策而徒區區于傳諭禁約之間、將爲再三之告、非所以重中國之威信、而孚遠人之觀聽也。譬之養獸、然熊虎旣馴、乃不能擾一狼、而使之觸藩籬而生獸心、非計之得者。若以此會奸詐反覆、不當撫處、則又宜明示棄絕、嚴兵拒戰、使一大創、不敢復逞。似不當蓄疑顧慮、自失機會爲也。夫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昔人有言、用兵諸將之利、非國之福。况未必爲諸將利。臣又以爲此事不可不深長思也。至于松潘之事、或係諸會西搶而還、合勢遠掠、生番恐而投

順虛喝我以先聲、熟番思而惡援、預控我以膚懇、未
可知也、況蜀徼天險、有番人以間之、此虜豈能卽深
人爲寇、脩險阨以嚴戰守、撫番人以爲屏翰、該部之
規畫、撫臣之經略、無不至當、又何過慮之有、夫封疆
之事、各有專責、臣以愚陋、何敢輕肆瞽說、爲出位之
謀、以干不韙之誅、但准部咨奉 欽依、有行臣傳諭
之責、竊以此事、臣遵奉 德意、往復曉諭、至于再、至
于三矣、設若今三諭之後、賓鬼之違擾不已、西鎮之
奏報又至、不但謂臣傳諭之無實、而且謂俺答禁約

之無效、夷虜之情事、既不能以自達、而中外之疑慮、日增、邊境之事、漸致輻輳矣、夫天下之事、理以主之、勢以行之、情以察之、鮮無不濟、今夷情大可見、而撫馭之權、又在我、斷而行之、于理亦無大繆、不然者在其意西鎮諸臣加之意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